





禮子下

禮論篇第十九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芳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籥琴瑟享笙所以養耳也疏房遠簾幾越席林筍凡此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說得其養又好其別焉禮記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

禮記卷之十九



所以養體也。側載畢世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節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兒持虎螭黹絲末幣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敬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進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必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考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餼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六之。又以歸

也。聖  
所以養體也。側載畢世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節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兒持虎螭黹絲末幣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敬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進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必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考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餼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六之。又以歸



大一夫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羔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屬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枕。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

脫脫  
一  
作

同

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聖曰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隳。以繩。聖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是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也

示德書元



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因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稱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聖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終而慎始，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

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殺，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又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翼翼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遺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待



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  
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  
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  
止夫是之謂至尊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絰續聽息  
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  
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特生之事未輟也卒矣  
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  
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又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  
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自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  
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  
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

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  
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  
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爾則訖訖則  
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  
不哀不敬則黷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  
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  
短損有餘益一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  
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禮兼而用之時  
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  
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治其立  
麤衰也不至於奢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



其立哭泣哀感也，不至於嗔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  
 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  
 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  
 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  
 也。故說豫婉澤，愛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歌謠譏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芻豢稻粱，酒醴饈飭，鰾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飲食者也。卑綆禪冕黼黻，文織資麤，衰絰，非總管，履是  
 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  
 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  
 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

類之蓋之，盛之黃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是以為萬世  
 則是禮也。非順敦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  
 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  
 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  
 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  
 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  
 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  
 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鬻體  
 飯珍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  
 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瑤以槁骨，反生術矣。說襲衣



襲三稱縉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目鬢而不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極獨明矣薦器則冠有卷而毋縱簞廡虛而不實有簞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與藏而焉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器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響制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自來者也故瀆壙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既緒絲萬魚縷翼其貌以象其惟情帳尉尉也抗折其貌

刻藏  
亦益

以象授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池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或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又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齋衰首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三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



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是天大為獸則失其群及越月踰時則必反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項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魯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則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以

易矣四時則以備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始倍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豈獨君子民之父毋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毋能食之不能教海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也三年畢矣哉乳毋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



禮儀  
禮儀  
禮儀

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  
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  
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稷祭稷郊  
者奔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  
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  
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是之日也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湏足容事事足容  
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  
慕之情也惟諛也優而不能無時下焉故人之歡欣和  
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世諛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  
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謙其於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節者闕然不具教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  
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  
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  
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  
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笙韶夏護武沙  
桓削朔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  
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  
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  
以為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几筵饋  
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日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  
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

禮儀  
禮儀  
禮儀



去之矣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  
而成文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  
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  
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  
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敏省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  
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  
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是  
以率一道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  
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  
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  
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  
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  
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



先王之造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龍耳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吳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爭則兵弱城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之木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

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尊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父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



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隨還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

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竿笙簫和箎翥發猛墳麓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盍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簫箎簫似星辰日月執柷拊鞀控揭似萬物曷以和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恃逆者衆積譁譁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司喜

問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解乃立司正  
馬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焉而無遺也降說履  
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  
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  
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  
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解蔽篇第二十一

道也

治近也謂所積習也治正也馳使役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  
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  
正而以自為也如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  
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  
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敗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  
不使為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  
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  
不衰哉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  
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  
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饒殷紂是也桀蔽

宗憲書院



斯一  
作觀  
國特  
依臣

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  
妲已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  
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  
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  
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  
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  
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  
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  
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

不蔽  
賢臣  
來儀  
鳳皇  
也唐  
也宋  
也宋  
也宋  
也宋

不蔽  
賢臣  
來儀  
鳳皇  
也唐  
也宋  
也宋  
也宋

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  
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  
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  
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  
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  
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  
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  
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賈孟之蔽者亂  
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  
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勇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  
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

不蔽  
賢臣  
來儀  
鳳皇  
也唐  
也宋  
也宋  
也宋

不蔽  
賢臣  
來儀  
鳳皇  
也唐  
也宋  
也宋  
也宋



亂雜也成積也習也

由欲謂之道盡謙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

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



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倫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  
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虛則將靜待也事  
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  
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  
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  
理而宇宙裏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  
德滂滂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  
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  
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故曰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  
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  
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  
貳周行故曰心慧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資稽之  
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  
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  
為曾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  
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  
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資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資  
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



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  
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  
在下而清明在二則足以見眉目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  
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  
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  
也故好書者衆矣而愈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  
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惟作弓浮游詐矢而羿精於射奚仲  
作車乘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

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  
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  
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  
遠蚊蚋之聲聞若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言  
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焮掌可謂能自忍  
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  
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至  
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  
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  
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  
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



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  
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  
之溝以爲頭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  
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  
啾啾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  
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一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  
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  
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  
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蜀黎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

同印柳

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  
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  
正之此入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  
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  
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  
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  
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  
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  
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  
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



聖賢論

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  
象如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政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  
執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  
非以言是則謂之誑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  
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  
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  
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  
怪說玩奇辭以相洗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  
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  
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折

同家

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辭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  
子賤之此之謂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  
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  
干之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  
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而直言又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朗  
狐裡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  
讒言又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第二十二

此篇文字多不可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  
 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  
 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  
 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  
 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  
 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  
 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  
 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通也性傷謂  
 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  
 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操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二焉改辭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

之大矣其罪猶為特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  
 以亂正名故其民莫敢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  
 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修令矣如是則其迹  
 長矣長功成者之極也是謹於守約之功也今聖王  
 設名以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法之吏  
 誦數之爾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修其舊名有作  
 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錄以同異與制名之極要不  
 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背異物名實交錯言理不明同異  
 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齊者志而不齊則有過廢之禍故知  
 者必以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  
 賤明同異則安是則志無不喻之志無不喻則廢之禍此所







同

人也此或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駭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  
熟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綠不加其大鐘不加  
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蒙無以同異而觀其  
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  
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  
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  
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  
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之實不喻  
然後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論說不喻然後辭故

言其狀  
說其是  
所以然  
然喻  
累一  
作異  
故猶  
喻是

期命辯說也口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  
之用也累而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  
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其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  
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  
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  
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  
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  
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  
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  
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

名



德歸 就差 齊也 功忽 同責 係諸 諸非 騰也

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  
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眾人之非譽不治觀  
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執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  
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  
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漫求思寤兮大占之不慢兮禮義  
之下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  
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  
者也被名辭也者忘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  
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詛是君子  
之所棄而愚者以為已寶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噴然  
而不類諸諸然一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

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  
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  
好而不過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  
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  
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  
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  
不特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特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  
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  
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  
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  
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  
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  
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  
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  
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  
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  
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

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  
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欲之  
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  
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辭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  
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  
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僂而人  
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  
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



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兼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

樂學  
張謙

人之備

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設臺榭尚几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性惡篇第二十三

此篇為孟子子非人苟之說正在此然其立言之意必有所感而云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



直矯便之節

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礲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變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

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與學。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為之情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天。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



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三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斷木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造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微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



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人矣  
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挾願廣貧  
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  
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  
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  
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  
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  
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  
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  
行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  
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

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  
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  
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  
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  
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  
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  
弱而奪之衆者寡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  
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  
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  
合其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  
人之性善無辨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



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隳括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隳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隳括丞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善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

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責堯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責堯曷君子者能化性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豈人之性也哉所成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天非私魯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曷



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同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

於術  
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編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編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



中  
道  
直

考  
魄  
碑

以相爲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  
又何間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  
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可焉唯  
賢者爲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  
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  
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  
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諛其行也悖  
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  
而毋用折速粹熟而不勻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  
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  
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



